

人間奇寶

福康安攜臺白螺在臺灣

賴依縵

乾隆五十二年無辜受他案牽連，而走上高舉義旗反對「文武貪官，剝民膏脂」的林爽文在現今臺中大里舉事。這起官逼民反的民變起事者實屬烏合之眾，既無推翻清朝政府的政治理念、亦無良好的軍事組織；但誠如清高宗所言「平日廢弛貪黷……惟知任意侵漁肥蠹……擾累地方」的臺灣官兵，無心於正務，未能即時壓制，導致林爽文等眾南北戰役屢傳捷報，並將總兵柴大紀團圍困於古稱諸羅的嘉義，高宗不得不從內地調派猛將雄兵來臺救援。於是有乾隆五十二年，下旨陝甘總督福康安到熱河晉見高宗，授予督辦臺灣軍務之職，並特賞人間珍奇的右旋白螺，以祈佑護渡海順利。本院所藏「呂一一八三」號右旋白螺所附清宮鞞皮盒內白綾墨書，詳述所貯白螺即上述福康安帶赴臺灣者；但近年有學者提出質疑，最後以此類奇寶總是會鬧雙胞作結論，留下令人想像的空間。真相到底如何？本院及海內外機構所藏清宮檔案，事實上提供了非常明確的答案，並可抽絲剝繭出交織曲折的故事，有清一代，十八世紀下半葉後臺灣歷史上的大事，白螺多牽涉其中……

白螺正式學名印度聖螺或印度聖貝，主要分佈於錫蘭及印度東南部海域，數量普遍。現代貝類學之分類，從貝殼殼頂觀察，螺文逆時針方向旋轉者稱為左旋螺，數量稀少，即清高宗所稱之右旋白螺，這種稀有而珍貴的白螺，因此被視為祥瑞之物。乾隆在御製〈白螺贊〉注云：「所陳供器

有獻右旋法螺者，以為奇寶而不多見，涉海者帶於舟，則吉祥安穩，最為靈異。」

本院所藏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螺體鑲有鑲金吹口，及釘接於螺口與底端的鑲金護版。吹口以金鑲青金石、珊瑚並有仰覆蓮瓣、如意雲紋裝飾；護版則鑿刻團花錦地、外緣鑲以

纏枝花為底的綠松石、珊瑚、青金石等各色石，顯得富麗堂皇（圖一、圖二），護版兩面均有藏文，鑲金之護版外側鑄有藏文梵音真言（圖三），底端有「乾隆年製」四字楷款（圖四）。銀質內版則陰刻填白彩漢、蒙、滿、藏文款識：「大清乾隆年製」及內容為供養遍滿虛空的海螺音



圖一 福康安攜臺右旋白螺貯於清宮鞞皮盒，附白綾四體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右旋白螺





圖六 西藏金嵌松石珊瑚壇城，順治九年達賴五世進



圖五 右旋白螺護版內側



圖四 右旋白螺底端「乾隆年製」款



圖三 右旋白螺護版外側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五日奏摺，福康安提到數月前在熱河，乾隆賞賜右旋白螺佑護順利渡海平定林爽文事變之事：「……況前在熱河時，面諭以海洋風信不常，務須詢之船戶方為穩妥。又蒙賞賜右旋白螺，令於渡海時帶往，凡進兵渡海等事，無不仰邀睿慮周詳，恩慈優渥。」（註二）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奏摺，再次提到此事：「臣福康安跪奏，為渡洋已抵廈門恭摺奏聞事。伏念臣上年奉命赴

盒，盒內附白綾簽漢、蒙、滿、藏四體墨書：「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大利益右旋白螺，護佑渡江海平安如意，諸事順成，不可思議功德。」有學者並未進一步說明，即逕認為上述班禪喇嘛所進白螺方為福康安平林爽文事件所攜。（註一）或許因為是班禪所進右旋白螺，再加上其上白綾簽提及「護佑渡江海平安如意」，因而造成如此推斷？但問題是，除了上述本院所藏白螺所附簽文清楚記錄其身世，清代宮廷檔案，亦從來沒有提及福康安攜臺白螺為班禪喇嘛所獻。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五日奏摺，福康安提到數月前在熱河，乾隆賞賜右旋白螺佑護順利渡海平定林爽文事變之事：「……況前在熱河時，面諭以海洋風信不常，務須詢之船戶方為穩妥。又蒙賞賜右旋白螺，令於渡海時帶往，凡進兵渡海等事，無不仰邀睿慮周詳，恩慈優渥。」（註二）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奏摺，再次提到此事：「臣福康安跪奏，為渡洋已抵廈門恭摺奏聞事。伏念臣上年奉命赴

臺灣剿捕……此皆仰賴我皇上誠敬感孚，神明默佑，並蒙恩賜右旋白螺渡海，得以益臻穩順。」（註三）（底線為作者所加）兩封奏摺福康安皆未提及乾隆所賜白螺為班禪喇嘛所進。但最清楚顯示福康安平林爽文事件所攜右旋白螺，與班禪所進右旋白螺非屬同一只，為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上諭檔與福康安的回覆奏摺。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高宗諭：「上年福康安前赴臺灣，特賞給右旋白螺帶往，是以渡洋迅速，風靜波恬，咸臻穩順。今思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應輪往臺灣巡查一次，來往重洋均資靈佑，特將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發交福康安，於督署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督撫、將軍、提督等不拘何員赴臺灣時，即令帶往渡海，俾資護佑，俟差竣內渡，仍繳回督署供奉。至前往巡查大臣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視風色順利時再行□洋，以期平穩。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註四）也就是說乾隆皇帝認為福康安能順利到臺灣迅速平亂，是所賜右旋白

等十方妙音，祈請佛陀護佑一切眾生得殊聖解脫之藏文祈請文（圖五）。護板底部有一圓形環，參照其他相類之右旋白螺可知過去應繫有五色飄帶。

治考量的政策，藉此拉攏篤信西藏密宗的蒙古族，使其對清廷採取合作態度，滿清不需征戰便可藉此籠絡信奉藏傳佛教的北部與西部許多蒙古貴族勢力。而受到清朝皇室禮遇，以達賴為首的黃教教派也因此進一步鞏固其在西藏的勢力，西藏從此進入一段相對穩定時期。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三年）順治皇帝與史稱「偉大的五世」——五世達賴喇嘛——在北京的會面，更確定了以達賴為首的藏傳佛教黃教教派與清廷密切合作之關係。同屬「精彩一百 國寶總動員」特展選件之〈金嵌松石珊瑚壇城〉即為此次劃時代會面，五世達賴喇嘛贈送予順治皇帝的禮物（圖六）。藏傳佛教的黃教除了達賴喇嘛，亦尊崇班禪，為兩大領導中心。

清室善後委員會之登錄號為「呂一一八三」，可知白螺原深藏養心殿。上述白綾簽清楚註記此右旋白螺為福康安當年攜臺安平林爽文事件者，深具歷史意義，因此獲選為此次「精彩一百——國寶總動員」特展選件。白螺之莊嚴與所鑄刻之陀羅尼及讚文俱依循藏傳佛教之傳統。尊崇藏傳佛教是清朝建立不久即立下具有政

有清一代，歷代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皆不斷進獻許多西藏法器，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清高宗為擴大慶祝自己七十歲生日，邀請班禪六世入京晉見，班禪喇嘛進貢了不少現仍藏於海峽兩岸故宮之法器，其中包括一件現藏於北京故宮之右旋白螺（故一八五四七七），所貯鞞皮

附描漆木胎皮盒，盒內有白綾墨書漢、蒙、滿、藏四體書「大利益吉祥右旋白螺，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八月，賜福康安帶赴臺灣剿平逆賊林爽文、莊大田等，往來渡海平安。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七月凱旋後繳回供奉，永賀護佑普被吉祥。」（圖一）盒內另附一〈乾隆甲寅（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新春御贊〉白綾贊頌右旋白螺。另有黃籤註明此螺之吹嘴、護版莊嚴等為「五成金、連鑲嵌共重九十八兩」。

黃教除了達賴喇嘛，亦尊崇班禪，為兩大領導中心。

清室善後委員會之登錄號為「呂一一八三」，可知白螺原深藏養心殿。上述白綾簽清楚註記此右旋白螺為福康安當年攜臺安平林爽文事件者，深具歷史意義，因此獲選為此次「精彩一百——國寶總動員」特展選件。白螺之莊嚴與所鑄刻之陀羅尼及讚文俱依循藏傳佛教之傳統。尊崇藏傳佛教是清朝建立不久即立下具有政

有清一代，歷代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皆不斷進獻許多西藏法器，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清高宗為擴大慶祝自己七十歲生日，邀請班禪六世入京晉見，班禪喇嘛進貢了不少現仍藏於海峽兩岸故宮之法器，其中包括一件現藏於北京故宮之右旋白螺（故一八五四七七），所貯鞞皮

螺之佑護。於是決定將班禪喇嘛所進貢的右旋白螺，發交給時任閩浙總督的福康安，供奉於督署，讓每年輪流到臺灣巡察的各級官員，可以帶往渡海，俾資護佑。一個月後白螺送到，福康安帶領官員「出郊跪接聖諭，迎奉白螺入城」並於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奏謝天恩」，向高宗報告如何安置白螺：「奴才福康安督署第五層係樓房，高敞潔淨，復加拂拭灑掃，將白螺敬謹安龕供奉。」（註五）

高宗的上諭檔案文中明顯分別兩只白螺，此二右旋白螺實係不相干，但在歷史上確實有交會點，二者都牽涉到臺灣。本院所藏右旋白螺被乾隆皇帝認為當年助福康安順利渡臺，凱旋後乾隆五十三年七月繳回宮中。而班禪所進白螺，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起供奉於福建督署，每年有官員輪值前往臺灣、琉球，即被供奉於船艙。或許正因為頻繁被各級官員攜帶渡海，班禪所進右旋白螺，今日吹嘴、護版等莊嚴盡失，只餘邊緣留有釘孔的螺體。而本院所藏福康安攜臺白螺，過去深藏皇宮內院，保存狀況良

又從前福康安平定林爽文時，曾攜帶大利益吉祥右旋螺往來渡海，風帆平順。茲亦發交賽沖阿（硃批：敬誠）祇領，帶往渡洋，以資護佑，俟事竣凱旋之日，（硃批：派大員）齋送回京，繳進供奉。」（嘉慶十一年正月四日）（註七）

此正月皇帝上諭言明待凱旋歸來再繳還白螺回北京即可，但當大軍渡海抵達臺灣，不待數月，七月，戰事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嘉慶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嘉慶皇帝便下諭令追繳右旋白螺回宮：「又前次發交賽沖阿之吉祥右旋白螺令其攜帶渡臺，俾資利涉。今賽沖阿早抵臺郡，已授為福州將軍，所有吉祥右旋白螺本係大內供奉，自應由驛恭繳，著於接奉此旨後即敬謹裝匣封固，交該委員齋回，令溫承惠由驛繳進，並已另降諭旨飭令溫承惠遵照辦理矣。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註八）若右旋白螺果真有確保風帆平順的神力，渡海的清朝官兵功成班師回朝之時，將以何憑藉佑護渡海順利呢？當時在前線衝鋒陷陣的賽沖阿，接此

好，兩百年後鑾金仍光耀奪目。

有趣的是以下檔案，除了更清楚表明二螺非一，更顯示高宗認為福康安攜臺白螺，最為珍貴吉祥，只有當為了「釋朕南顧之憂」的緊要關頭，乾隆皇帝才提出願意出借。乾隆六十年，臺灣發生陳周全事件。高宗從林爽文事件學到教訓，深怕再度發生延誤時機，導致難以收拾的狀況，此時福康安雖已被調離閩浙總督之職，派往他處平亂，但乾隆認為只有福康安可以平定此事件，要求他「迅速前往，此為最要」，即令其迅速前往臺灣督辦，並發旨「若有需渡臺前往剿捕之處，前次福康安帶往之右旋白螺，最為吉祥，是以渡洋平穩。但此次發報迅速，包裹未必需時，不及一並發去，數日內福康安等亦必有捷報奏到，即可隨報續行發寄，亦不為遲，為此先行示知福康安，以便放心穩渡，迅奏捷音也。」（註六）也就說，乾隆皇帝要求目前在湖南征戰的福康安迅速回福建，渡海平亂。並提到，上次福康安平林爽文事件所攜右旋白螺，最為吉祥，這次匆匆發報福

上諭，真是情何以堪。無論如何，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賽沖阿設香案將白螺交給撫臣領齋回內地。（註九）而此上諭檔也再次表明，本院所藏福康安攜臺白螺「本係大內供奉」，與供奉於福建督署的班禪所貢白螺不同，實無混淆之可能。

此後再沒有福康安攜臺白螺被送出紫禁城的消息，應藏於養心殿，直到二十世紀中期與本院其他文物一同渡海來臺。而班禪所進白螺，光緒二十九年六月，或許因為蒸汽動力船出現，橫渡臺灣海峽風險較小，終於功成身退，繳回宮廷：「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崇善奏、乾隆初年。頒發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到閩。供於督署第五層樓上。遵旨派員恭繳。報聞。」（註十）

清宮不乏新年或皇帝聖誕從西藏進獻之右旋白螺，但惟福康安攜臺白螺，二百年前曾參與改變臺灣歷史的林爽文事變，滿清覆滅百年後的今日，物換星移，國人仍可睹物發思古之幽，誠舉世無雙。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康安出兵，來不及打包白螺一併送交，但等下次再送也不遲。

但問題是，此時福建督署已供奉有班禪所進右旋白螺以供「不拘何員赴臺灣時，即令帶往渡海，俾資護佑」，福康安抵福建後，理應攜此班禪所進白螺渡海即可，何需如此大費周章？乾隆皇帝只有在最危急之時，方考慮出借「最為吉祥」的福康安前次攜臺白螺，期望能讓愛將無所畏懼迅速出兵，可見其珍視此螺之程度。其後，嘉慶皇帝的態度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重視此白螺，更甚於為其出生入死的軍士們。

嘉慶時期臺灣發生海盜蔡牽事件。蔡牽進犯鹿耳門一案，一直到嘉慶十五年才平定。為平定此案，再次重演出兵臺灣的將領，不持福建督署供奉之班禪所進白螺，而是宮中珍藏的右旋白螺。嘉慶上諭中言及為祈求平亂順利，皇帝特別賜福康安攜臺白螺，予出兵平亂的將領賽沖阿：「臺灣遠隔重洋，風濤靡定，特發去大藏香五枝，著賽沖阿敬詣天后宮，代朕虔誠祈禱，以期仰叩神祐。

註釋

1.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ress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185-186.
2.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v.六五》（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年，影印本），頁四七九。
3.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v.六八》（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年，影印本），頁一七〇。
4. 張偉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v.二五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A一五五—一七七，文書序號〇〇四四—一七四。
5. 同上。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天地會（v.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一九八〇年，第一版），頁一六—一九。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 v.十一》（廣西師大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版），頁一十一。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 v.十一》（廣西師大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版），頁五一—六。
9. 《臺灣文獻匯刊》，第六輯第二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版），頁三四七—三四八。
10. 《清實錄 v.五八》，頁八三七。本文之成，感謝李文良、楊慶平兩位清代臺灣史專家不吝提供參考諮詢，特此致謝。